



目下毛眉齋記



丁巳閏月段十嚴居藏本傳
鈔一過因為補題范道





自偽伎興而聲容競爽，由來舊矣。唐有雅樂部，宋時院本始標花旦之名。南北部恒參用之，每部多不過四三人而已。有明肇始，崑腔洋洋盈耳，而弋陽、椰子、琴柳各腔，南北繁會，笙磬同音，歌詠昇平，伶工薈萃，莫盛於京華。往者六大班，旗鼓相當，名優雲集，一時稱盛。嗣自川派擅場，踏躑競勝，墜髻爭妍，如火如荼，目不暇給，風氣一新。邇來徽部迭興，踵事增華，人浮於劇，聯絡五方之音，合爲一致，舞衣歌扇，風調又非卅年前矣。予也白首紅塵，三年匏繫，送盡如海風花，猶剩冶遊餘興，客夏偶

閱各種花譜均未愜心其弊非專憑耳學取擇冗汎卽
偶爾目成因偏護短輒撰判花偶錄一卷微旨所尚頗
具精嚴然猶恐棄蘭服艾捨玉懷珉也爰復就一二知
已互證旁叅始信我之所日往來於胸中者俱非臆斷
又詳加參改錄成一稿名之曰日下看花記梨園月旦
花國董狐蓋其慎哉余別有楊柳春詞一冊備載芳名
以誌網羅無俾遺珠之歎凡不登斯錄者毋懟予爲寡
情也噫彩雲易散曉月難留敢詡一片婆心聊寫三春
愁結昔陳蕃不耐事一室傅介子棄觚從軍可知牖下

含毫英傑所羞况老無能爲降而作華林野史不更可
深長太息也哉時嘉慶癸亥九月重陽後五日小鐵篋
道人自序於城東東北園丁香書舍



手抄判花小詠一冊贈朗玉作駢體一章書於

冊尾

我異浮屠斷愛人非太上忘情冶遊興盡無意探春綺
語緣銷何心顧曲况腹裏無多剩錦怎當纏頭鬢邊又
點新霜寧堪倚玉顧一官蓬累尚盼瓜期兩寄禪棲空
孤花信遙撫韶光之駘蕩彌增客思之清寥於是省尋
常酒債買笑歌臺拓鬱結愁懷披襟舞榭不隨衆好敢
矜皮置陽秋自賞孤芳偶借花申月旦可笑看雲冷眼
僅目成一樹瓊芬遑顧驚座狂言或惱殺幾行紅粉蓋

惟朗卿人如冠玉心有靈犀避分桃斷袖之嫌有軼董
超瑕之色情如處子骨秀書生瑞香流馥薰低蛾黛三
千藍玉霏烟拂散巫雲十二卽歌珠不吐餐眉秀儘可
忘饑偶笑臉將回挹目波大堪蠲忿藝雖濡染於青藍
品則根源乎情性敢矢羅浮生誓難摹姑射仙姿夙世
有報瓊之分扇贈銀光此生遂把袂之期箋憑青鳥我
工辨玉卿合司花因葺醉後之閒吟繕就燈前之小冊
言非溢美譽豈阿私充雜佩以相貽書練裙猶未滿閒
房展誦便當清談異地相懷猶存舊墨文及藥欄香泛
神交已屬心知矧由薇省人傳韻事寧非佳話雀號白
翎識此間爲香土樹零紅豆料是處有玉人
嘉慶壬戌孟夏浣花節之次日小鐵篋道人書於未染
胡同之風榆書塾

再續燕蘭小譜序

駐馬聞歌。三生頓感。翩鴻寫影。一笑如逢。况乎檀板金
尊。解語之花入坐。紅燈綠酒。臨波之珮當心。留明月於
深宵。時作文君私盼。假行雲於別館。爭看水部新婚。肉
竹駢聲。綺羅接舄。自非無目。誰肯忘情。夫三市塵紅。八
街頭白。應官悴於聽鼓。索米病於吹簫。蟲是可憐。樹皆
易天。賣珠補屋。伶俜成食字之仙。賒酒命筵。剝啄敗題
糕之興。自非玉山朗我。秋水照人。何以擺脫百憂。消磨
雙轂。然而織錦天孫之室。忽住牛郎。散花佛女之場。笑

白香齋詩話 五
參鬼母。一則姻緣非偶。一則種類難齊。鴉鶴同林。桂檇
雜蔭。神釋之弄人已苦。好醜相形。山川之鍾秀易窮。嫫
施各競。腫腰試技。亦顧影而自矜。盲眼論才。且同聲而
附和。妍媸顛倒。但知所好從吾。啼笑淒涼。不願有此知
已。倘無月旦。且負星期。漫將白璧摩挲。直比黃金供養。
此廿四花信之編。所以繼續燕蘭小譜而作也。以夫高
選。我願借觀。各有新知。君請辱聽。試論花部。定首劉郎。
朗玉。瘦不損姿。願能入格。得中赤白。不能增減一分。無
上修明。直可莊嚴七寶。工北南人之語。宜謔宜莊。善大

小令之詞。可群可怨。鶯喉乍轉。回瞋於博望之胸。獼髓
偏存。增媚於壽陽之額。兼之菖蒲通慧。脉望含靈。逢人
誦白傅之詩。壽世寶坡仙之句。此又緣深文字。天與聰
明。濁海青蓮。葭鼓碧管者矣。次則三影詞人。雙珠羽客。
張雙林。生鄰娃館。價重燕臺。粉靨生香。朱脣宜笑。肌膚
萃玉。十三女子之容。議論風生。千百英雄之語。記衆中
之索句。叨暗裏之定情。搦戰方酣。眉語忽昵。猶憐玉女。
乃見金夫。僧占名山。馬嘶芳草。閨中仙子。覓靈藥而無
從。門外蕭郎。望侯門而長嘆。聽忽忽之唱。何福能銷。詢

渺渺之緣。來生更結而已。至於都中雅部。本少吳下名
伶。衆賞不歸。佳人難得。就其翹楚。已若晨星。唱到玲瓏。
難留曉月。崑山片玉。張玉林洛水千金。蔣金官絕足無
前。名花有對。畫圖識面。費好手之傳神。名士傾城。勞諸
君之妬寵。昨展登高之會。欣陪顧誤之筵。忽覩芳姿。頓
開倦眼。朱長壽弱於眠柳。嫩似雛篁。訝長袖之難擡。愁
輕塵之易灑。掌中舞燕。風吹則欲上雲霄。臉際垂桃。霞
散則微疑赤汗。步趨穩重。大家林下之風。顧盼分明。小
溪眸中之水。斯卷所失。尚請題名。鄙人所知。輒敢饒舌。

嘉慶壬戌十月初三日羣玉山樵題於京邸之小游仙館

再續燕蘭小譜。伴蒼居士所著。商之於余。余以劉
郎朗玉爲冠。居士猶豫未決。請序于羣玉山樵。始
深信不疑。將付剞劂。終不果行。今看花記撰就。揀
閱舊稿。此序猶存。因錄入一併付梓。

蘭問

爲王翠林秀峯作

餐花小史

客有問餐花小史曰、子之愛蘭若是、則蘭之爲物也、毋
乃甚可貴乎、小史曰、然草木之花可愛者甚繁、第未聞
見重於古人、載諸經傳者、惟蘭則有之、左氏載鄭文公
妾燕姑、夢天賜之蘭而生、穆公琴操載、孔子自衛反魯、
隱谷之中見香蘭獨秀、喟然歎爲王者之香、越絕書載、
勾踐種蘭於渚山、其後遂爲王羲之之蘭亭、唯路史載、
堯之世金道華種蘭、其事荒渺不足據、然亦可見蘭之
重於二帝三王之世也、久矣、僕以爲蘭之所以貴者有

二、一則爲守身之君子，一則爲服媚之佳人。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詩曰：士與女方秉簡兮。埤雅：蘭，香草也。一名簡。禮曰：婦人或賜之蒞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蘭之見於經者止此。晉書羅含列傳：含致仕還家，庭中生蘭，人以爲德行之感。漢記：漢尚書郎進朝，懷香握蘭，口含雞舌。束皙補亡詩：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曰：循彼南陔，言采其蘭。此蘭之見於傳記者也。其見於離騷者爲尤夥。曰：旣滋蘭於九畹兮，又曰：紉秋蘭以爲佩。又曰：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又曰：浴蘭湯兮，沐芳澤。

又曰：懷蘭英兮，把瓊若。皆以美人香草比君子。所謂君子者，屈平指懷王而言也。由此觀之，蘭爲王者之香，不信然歟。客曰：子何陋也。昔濂溪愛蓮，說云：淵明愛菊，世人愛牡丹。燕山竇氏丹桂五枝芳，則又以桂爲貴矣。子乃不明古人之取意，而固執已見。曾見古人亦有愛之者乎。子何陋也。小史曰：勿譁，僕請畢其說。世傳牡丹爲花王，僅言其富貴而已。若蘭則清虛無朕，惟德之馨。雪床磁斗，不以爲榮。紙帳蘆簾，不以爲辱。家語曰：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德立道，不以困窮而

改節故牡丹爲花王、世俗之言也、取豪華燿燦之象也、蘭爲王者之香、聖人之言也、喻修德立道之君子也、花經言蜂採百花之心、俱置翅股間、是並牡丹而褻之、獨采蘭則頂而獻之、此雖小物有明徵矣、周茂叔著愛蓮說、亦鄙牡丹、然以菊比隱逸、蓮比君子、而不及蘭、學者疑焉、不知以牡丹較蓮、則牡丹爲富貴、若以蓮較蘭、則蓮又在華麗之例、何則、世有金蓮之稱、獨蘭不屑以金飾也、經言蓮臺尊矣、而孟蘭爲無遮功德、西方言蓮界而拈花微笑、獨證幽蘭、蘭不高於蓮乎、茂叔之不言蘭、

正所以尊王者之香、而區別于羣卉、以爲舍蘭之外而論花、宜莫如蓮耳、不然、孔子稱爲王者之香、而茂叔乃棄之不道乎、頌象賢者曰桂子、曰蘭孫、不知者以爲蘭卑於桂矣、豈知古人以抱孫不抱子之義、比事屬詞、明示其頡頏之意乎、且桂之香清而濃、蘭之香清而澹、君子之交淡如水、蘭不又高於桂乎、客仰而笑曰、子真辯哉、子真辯哉、姑如子說、蘭可貴若此、則子以之比人、且以之爲字、不又褻乎、小史軼然曰、非僕之無稽也、式古訓而已、自鄭文公以夢蘭生子、名之曰蘭、而名蘭者漸

駭楚懷王稚子名子蘭以其非人世唾棄之其後有并州斬汲桑之田蘭又有儒林之劉蘭善詞之卞蘭及河內刻木之丁蘭女子則有晉之織迴文者曰蘇蕙字若蘭梁之代父從軍者曰木蘭天寶遺事載雙燕傳詩者曰郭紹蘭皆有奇行可稱其小字蘭卿者惟三國志齊王芳一人又漢儒林傳夏侯勝又事同郡簡卿簡卿者兒寬門人也注簡音姦古通蘭字又焦仲卿妻劉氏名蘭芝僕之所法者此也且夫孔子聖人也屈平蓋臣也而歌蘭鄭穆賢君也田蘭俠客也劉蘭儒者也丁蘭孝

子也而皆名蘭王右軍名臣逸士也而爲蘭亭作叙家語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孫卿子曰民之好我芬若椒蘭謂非守身之君子得乎蘭芝節婦也若蘭才女也木蘭孝女而俠女也郭紹蘭才女而貞婦也而或以名或以字漢武帝詞曰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隋煬帝夢遇陳後主問蕭妃如何如麗華煬帝曰春蘭秋菊各一時之秀也蘇東坡題楊次公春蘭詩曰春蘭如美人不採羞自獻向諶詞曰空谷佳人宜作伴貴遊公子不能招謂非服媚之佳人得乎蘭之愛無古今

貴賤通塞一也。然而世之論花者，阿其所好，巧詆力爭，無識者又從而附會其說，服艾盈腰，幽蘭不佩，不徒使與衆草爲伍，而並欲使蘭摧玉折，蕭敷艾榮，豈不謬哉。豈不謬哉。僕願爲護蘭者，上尊聖人作歌之旨，廣易詩禮左傳之義，次取蓋臣孝子儒林俠客節婦才女俠女命名之意，兼收而一貫之，秉照心之鏡，不爲利害所惑，嚙啄所移，排衆志之成城，守一心如鑄鐵，澹而彌久，佩而自芳，是所望於紉蘭伴蘭友蘭憶蘭聽蘭知蘭者之同心而共證矣。昔者孫逖爲集賢院修撰宰相蕭嵩會百官賦蘭詩，繼雅頌，使孫逖爲序，猗歟盛哉。方今簪履仙才，風流騷客，雲集花間，情文兼摯，倘聚同志而賦詩，挹羣言而作敘，必當繼孫逖而重興高會，傳佳話於藝林矣。僕護花無力，惜花有情，如再爲發難，僕且以規爲瑱也。於是客乃釋然，向蘭再拜而退。

書贈陳桂林小山畫蝶便面

鹿角峰樵

小鐵篔道人於慶喜部深嘉陳小山之蝴蝶夢並賞其
性情溫婉無浮囂之氣已屢有題句貽贈矣癸亥春仲
偕諸伶小集于如松室道人各以名花儷國色頗洽衆
賞小山不欲以花名因就其擅場之技倩高君泖漁畫
蝶於便面後錄南華經語綴以蝶詩二絕贈之餐花小
史亦心契小山欣然作第二蝶扇以贈時癸亥暮春上
巳後二日也道人題蝴蝶夢詩云曉江仙隊並清新風

自一春不語
三
範梁溪定幾人。激楚聲容蝴蝶夢。歌臺瑜亮顧偕陳。顧
謂長松亦工此齟者也。余素不喜觀劇。試燈節偶偕盛
大知菴於雨中聽梨園度曲。見小山登場亦亟稱之。惟
漆園與不爲太廟之犧。逍遙自適。斷不至于牀第之間。
故設機險以相試。且鼓盆之戚。書有明徵。後之人因昔
者莊周夢爲蝴蝶。栩栩然蝶也。之語。參以臆說而附會
之。場上之情態愈工。而九原之田氏愈難爲地矣。小山
小山。吾願爾習藝之無太工也。三月初七日鹿角峯樵
者應小鐵篋道人命書贈小山

題詞

畫眉仙史
硯屏春靜撚吟髭。淺綠深紅又幾枝。銷受晴窗風日暖。
萬花環擁待題詩。

芙蓉山人

明窻染硯注花名。露滴燕支玉案清。消受人天真慧業。
衆香國裏一書生。

屏山宛轉夢瀟湘。羅幙低垂月過牆。聽譜茵子三十曲。
一枝碧玉夜深涼。

蓮因居士

阿誰敢笑眼模餽。日日尋芳興自孤。醉倒春風無限感。白頭人借萬花扶。

胸中壘塊幾時平。絲竹何妨寫性情。莫作尋常花譜讀。一枝鐵筴韻孤清。

日下看花記

小鐵筴道人 著

第園居士

餐花小史 仝叅訂

卷一

首錄八人

慶瑞

姓劉字朗玉年二十一歲順天大興黃村人三慶部魏長生之徒也幼以小曲著名嬌姿貴彩明艷無雙態度

安詳歌音清美每於淡處生妍靜中流媚不慣踏躑而
腰支約素不矜飾首而鬢髻如仙臙脂烤火超乎淫逸
別致風情闖山鐵弓緣豔而不淫古語一笑傾城劉郎
足以當之至別妻一齒手撥湘絃清商一闋輕風流水
令人躁釋矜平嘗思松月山亭煙波畫舫得此風調累
心都盡謝仁祖企脚北窓彈琵琶未可便作天際真人
想辛酉春暮偕小樊居士觀劉郎此齣交口稱佳次日
又演送燈宛遇洛水之神精搖魄蕩時方紅藥盛開對
花懷人吟箋滿篋嗣後縹緲嬌雲頻縈寤想客春仍偕

小樊訪之循若書生辭寡心靈不浮不滯連畚雅集著
有紅藥新吟乞序於味閒居士表其芳韻今劉郎聲華
霞爛襟抱冷然喜接名流傾心媵雅近嗜學書筆姿秀
勁梨園中佳子弟也昔漢碧爲婉卿高足擅出藍之譽
後秀黃村性情色藝何減前芳籍甚一時耶

此是人間第一叢香分魏紫領春風豐宜門外花千畝
解學劉郎算化工

西州佳麗數陳郎後秀黃村復擅場一卷新吟紅芍藥
短檠了了照廻腸

過眼穠懽憶惘然風情只似向前妍曲高占得春光好

青勝於藍早十年

婉卿來都年近三旬矣

幾宵風月足千秋雅調閒憑翰墨留所怕將離終是識
鞭絲拂動怎醫愁

羣玉山樵贈句

急管繁絃不肯閒瓜瓞藕節那能刪如何一霎心如水
為向高臺看玉山

八陌紅塵壓短眉看花老眼未支離春風魏紫花殘後
領袖芳林此一枝

拒粉辭脂面目真舞衫脫却倍嶙峋輕靴窄袖愁風劇
怕失輕盈掌上人

芭蕉葉大鞋兒小舊曲兒時播國門忽地金戈成隊出
玉膚花貌女將軍

桂林

姓王字琬香年十七歲江蘇長洲人金玉部媚臉潮紅
修眉橫翠清言屑玉雅步生香縱使玉樹為屏瓊枝繞
坐王郎入戶自有一種華貴氣海棠舒艷妍勝朝霞定
須金屋貯之桃李漫山輿儻屬矣其演長生殿諸劇凝

神渺慮吐羽含商清厲紆徐追微入奧雲衫月扇亦頗
自命不凡間演新劇不蹈時派色色俱佳昔秋遇之於
曼香居士席間酒盡三巡清歌一曲一經上史揄袂擁
之仰視碧空纖雲不翳皓魄當庭澄芬襲戶此身宛傍
廣寒與素娥相對矣

漁陽鼙鼓不堪聽懽宴方終酒未醒看到馬嵬魂已斷
莫教更唱雨淋鈴

錦幙香凝漏響沉樓東長此寂寥心一宵恩寵難分却
寫得情思如許深

觸處頻將客思掠楊梅街轉認櫻桃不教著個王郎宅
疇把吳音解鬱陶

雅輪此日屬誰扶片語先徵意趣殊海內詞壇分樹幟
迴瀾手筆勢同孤

桂林

姓陳字仙圃揚州人年十八歲三慶部初見其登場歌
喉清滑嬌靨鮮妍顧盼玲瓏風情柔韻藝有盜令遊街
學堂思凡拷紅戲叔等齣靈心慧齒如聽百轉林鶯體
段亦停勻合度後來之秀應數此人老眼無花遇此活

色生香不覺心目爲之一醒本年夏偶與對飲卸粧雜
坐灑落不羣天性爽朗無傲狠氣亦無脂粉氣天然斌
媚自是可人余頗心賞之嗜圍棋近聞歌喉稍遜於前
然色藝俱在不能減其聲價也

小桃新豔倚風嬌纖柳才抽碧玉條對爾不生明月夢
清歌抵得玉人簫

眼角情波溜朶頤月輪三五比風姿最誇邂逅舒郎面
緩步神摹趙翠兒

湘簾如水隔埃氛爽朗風標自不羣却勝尋常花底宴

頓開遠抱目晴雲

小山歌扇琬香箋秋到重添結桂緣

古詩結交當結桂

可惜不

成招隱賦頻參無隱木樨禪

龍官

姓魯字雲卿年二十歲安徽懷寧人三慶部已擅時名
余以老眼評花慣采幽芳冷豔名噪者往往忽之壬戌
春兩見其審錄十分哀艷遂致停觴嗣演醉閣斷紅映
頰乍轉星眸細落歌珠輕迴舞袖因憶玉環佳麗未免
肥婢貽譏而雲卿登場卽寵愛三千何足銷其一醉宜

乎第園居士見魯郎歌臺衣袂皆若多情也客秋雲卿
 宴客於梨園余諾朗王之約往一通款問蓋劉郎與卿
 如兄如弟也酒闌人散覺冉冉巫雲猶曳道人襟帶間
 迨欲訪之魯郎已歸棹矣今夏復自南來容妍如故藝
 進於前近見海公案內扮店家婦青裙窄袂風趣橫生
 但聆娓娓清言足值明珠一斛洵一朶雕欄白玉花也
 說到卿名交口誇穠春最易鑠容華相逢及贈梅村句
 珍重雕欄白玉花
 歌樓幾度見紅粧豪竹哀絲淚數行莫道惜花情尚淺

聞歌一字一停觴

舞袖長紆宛轉身生憎環燕未停勺長安春色留人住
 眼福今朝算十分

賀新郎去伴香閨魯郎以完荆布閒情體入微再到只

銷蛾淡掃故人雅抱未全非謂第

二林

姓陳字意卿年十八歲安徽懷寧人春臺部膚若脂凝
 貌如玉瑩初見其打番打鴈豐姿滿態宛肖當年耗子
 登場惟嫌少風致耳以為黨太尉家銷金帳底飲羊羔

兒酒時得二林為婢按琴腔歌一曲正復相宜嗣演遇
妻踢毬頗有風趣妙處更在嫣然一笑間其時陳郎染
病初痊非比梅花影瘦略減梔子香肥遂爾神韻迨扮
花蕊夫人翩翩書記思落含毫掃眉才子何減名士風
流陳郎陳郎偶值燈紅酒綠得與羣雅遊時仍以花蕊
夫人自况則得之矣

玉樓春合擅時名今日意卿昔永亭耗子號詞客心香名

士句為他添繫護花鈴近有蠶湖散人燕臺校花錄標陳郎為冠

新賜雲鬟使上頭本花蕊夫人詞句紅箋翠管最風流黨家婢

子工煎茗紈扇臨風比得不

荆釵更試小家妝花鼓聲聲唱鳳陽解得葫蘆依樣画

風情原不在矜莊

偶對名花忿即蠲非如驚蝶鬧花田菖蒲有節能通慧

綺語聊酬一笑緣演武陳郎扮侍兒報菖蒲花名

彩林

姓劉字琴浦年十九歲江蘇揚州人四喜部螭首蛾眉

雲姿月態掌上身輕柳枝孌娜鬢邊波溜花格娉婷初

見軍門產子作七古有句云腰支宛轉槍花神又云平

生兀傲詫狐媚目逆名豔心柔馴劉郎風艷動人不覺
鍊筵錚錚化爲繞指久曠徵歌驚鴻極目見演捉姦服
毒殊誚其不慎於擇術然而至矣操此技而演刺梁刺
虎必能奕奕駭人瞻矚也近復見演玉鴛鴦一回梅花
亭畔合卺堂前三婦新妝倍增佳麗聞劉郎爲人頗文
靜自持大雅賞之

陣雲愁結蹙雙蛾宛轉腰支宛轉歌斜曳銀槍香髻鞞
英姿銷損淚痕多

北地胭脂數卯金

謂朗玉

彩雲依樣冠花林遠山濃映橫

波靜豔不宣淫豔始深

胭脂一
齣絕佳

弓撲香鞋寸恰三鳥雲挽起更妝男人間不信黃崇嘏

笑斂紅裙也變藍

花光絢爛眼光寒不敢輕爲白眼看芸閣桐花芬歇絕
一株玉樹照歌壇

福壽

姓吳字春祉年十六歲揚州人春臺部姿容明媚骨月
停勻演學堂閨閣風儀別饒韻致碧玉釧扮小姑最佳
驚變埋玉王蔣間並駕未能允堪接軫近見演英雄譜

扮霍玉蟬侍婢春花代主抵罪一段情辭激烈聲容哀
豔兒女英雄令人淚下吳郎洵徽部後秀中傑出也會
於公所席上遇之衣圭閑雅辭色恬和是能心領夫在
山出山之旨不卑不抗斟酌盡善者

師師舉舉與當當誤取韓詩比豔香說是兒家隋岸佳

分明描出絳仙粧

初誤吳郎姓李并
不知其係維揚人

誤投鴛社可憐宵好事端須明艷描最愛伴瞋腕無力

眼波鬆後臉紅潮

愁喜無端變一時絕憐閨閣被人欺金釵不是温家鏡

兩下情根各自知

灌畦居士賞其相約相
罵謂吾吳名班技止此

香肩已會擔風月巧舌還能亂是非如此多情兼任俠

人間何必羨崔徽

百福

姓產年十七歲安慶人三慶部生性玲瓏姿容俊俏靈
牙利齒音調清圓初見打番一齣信口贈云牧馬驕嘶
勅勒秋盧生結束儘風流丈夫得志張儀從如此佳兒
少得不嗣演探親扮鄉間女兒倚懷而哭情態極佳近
見其花鼓一齣點如白雨腰若青楊何減明兒當日允

堪獨冠此時第園亟賞之轉瞬間產郎當名噪鳳城
怕姑惡敢想夫憐見母欣然復黯然最是背人情態好
倚懷絮語淚如連

粉面嬌欺鞞鬢花蠻鼉促疊玉腰斜寧輸鼓舞陳元會
唐內催春手兢誇

